



人权理事会

第五十三届会议

2023年6月19日至7月14日

议程项目2和1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年度报告以及
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报告和秘书长的报告

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

暂时被占领的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的人权状况

秘书长的报告*

概要

秘书长在这份阶段性报告中介绍了大会第 77/229 号决议的执行进展情况，并提出了改进执行工作的方案和建议。

* 因提交方无法控制的情况，经协议，本报告迟于标准发布日期发布。



一. 导言

1. 秘书长的这份阶段性报告根据大会第 77/229 号决议提交，大会在该决议中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七十八届会议报告该决议的执行进展情况，包括改进执行工作的方案和建议，并向人权理事会第五十三届会议提交一份阶段性报告。
2. 本阶段性报告是秘书长关于暂时被占领的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人权状况的第八次报告。本报告所述期间为 2022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在此期间，由于俄罗斯联邦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并占领更多乌克兰领土，使得乌克兰的人权状况显著恶化。
3. 大会在第 68/262 和 ES-11/1 号决议中申明坚定维护乌克兰在国际公认边界内的领土完整。根据大会有关决议，在本报告中，暂时被俄罗斯联邦占领的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被称为“克里米亚”，俄罗斯联邦在克里米亚的占领当局被称为“俄罗斯联邦占领当局”或“俄罗斯当局”。秘书长还考虑到大会呼吁俄罗斯联邦作为占领国履行适用的国际法规定的所有义务。

二. 方法

4. 大会第 77/229 号决议请秘书长继续寻求各种方式方法，包括为此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和相关区域组织协商，确保既有的区域和国际人权监测机制特别是乌克兰人权监测团能够安全且不受阻碍地进入克里米亚和被俄罗斯联邦暂时控制的乌克兰其他领土。2023 年 1 月 24 日，人权高专办向俄罗斯联邦发送了一份普通照会，请其为访问克里米亚提供合作。俄罗斯联邦在答复中表示“原则上不接受”大会“关于克里米亚和乌克兰问题”的决议，但表示愿意接待“充分遵守访问俄罗斯联邦任何其他主体适用程序”的访问团。
5. 鉴于这些情况，人权高专办一直未能找到一种模式，从而能够依照大会第 77/229 号决议对克里米亚或被俄罗斯联邦暂时控制的乌克兰其他领土进行访问。本报告根据人权高专办通过乌克兰人权监测团开展的远程监测所收集的信息编写。根据人权高专办的方法，报告结论的基础是通过经评估认为可信和可靠的来源收集的经过核实的信息。只有在满足“有合理理由相信”的证据标准时，才将有关信息纳入报告。本报告主要依据通过对克里米亚据称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直接采访收集的资料，之后通过其他来源对这些说法做进一步核实，包括访谈受害者亲属、证人、人权维护者包括妇女人权维护者、律师和民间社会代表。人权高专办还利用了从法院文件、官方记录、有关法律分析、开源材料和其他有关材料中获得的信息。
6. 据人权高专办称，乌克兰境内的武装冲突对获取来自克里米亚的信息并加以核实的能力产生不利影响。从俄罗斯联邦境外已无法查阅某些含有人权监测相关信息的俄罗斯官方在线记录。一些俄罗斯政府网站在克里米亚也无法访问。由于对公开发表意见规定了新的制裁，使得在克里米亚的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和其他有关对话者不太愿意参加访谈和分享文件及其他信息。人权维护者的工作环境以及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其他地区之间自由行动的能力显著恶化，进一步限制了对侵犯人权行为的监测和记录范围。
7. 除非另有说明，本报告中的资料均由乌克兰人权监测团在报告期内核实和记录。不应认为报告详尽列出了所有关切问题。报告的编写遵循了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的有关规则。

三. 人权

A. 人权维护者、司法和公平审判权

8. 人权高专办查明了俄罗斯当局侵犯克里米亚人权维护者(包括执业律师)人权的模式,如任意逮捕和拘留、骚扰、起诉并经缺乏公平审判保障的诉讼程序而定罪、随意取消律师资格。虽然在前几个报告期内业已查明和报告了这种侵权行为模式,但在俄罗斯联邦于2022年2月24日全面入侵乌克兰后的几个月间,上述行为进一步加剧。

9. 在2022年7月15日的一个典型案件中,三名克里米亚鞑靼人权律师(两男一女)被取消了律师资格,并被剥夺了律师在履行专业职能时应享有的保障,这三人都是为被控在俄罗斯联邦和克里米亚从事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活动的乌克兰公民辩护的知名律师。¹ 他们被取消律师资格与任何违纪或刑事犯罪无关,而是因为据称违反了从一个律师协会转到另一个律师协会的程序,并且克里米亚律师协会肆意拒绝他们注册为执业律师。在取消律师资格的听证会上,律师们并不在场,也不许他们查阅针对他们的案件卷宗。人权高专办认为,鉴于俄罗斯当局公开称这些律师为“极端主义组织的支持者”,有合理的理由相信,这些律师是因为其人权工作而成为攻击目标的。² 人权高专办注意到,其中一名人权维护者曾因据称在公共集会期间违反卫生规范而被逮捕和起诉。³ 根据现有资料,俄罗斯联邦律师协会于2022年12月撤销了对这三名律师中两人的取消律师资格决定。然而,他们仍然被克里米亚律师协会拒绝注册,不能在那里受理新的案件为客户辩护。

10.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人权高专办收到了克里米亚其他人权维护者的投诉,称俄罗斯执法人员恐吓和骚扰他们,例如威胁对他们实施逮捕,目的是阻止他们继续开展人权工作和公开发表意见。

11. 剥夺由一个合格、独立和公正的法庭进行公平审理的权利仍然是在克里米亚司法工作中的系统性问题。人权高专办核对了16起案件(涉及15名男子和1名妇女),在这些案件中,法院⁴ 经由无视公平审判保障的诉讼程序而将乌克兰公民定罪。在所有案件中,法院都未能确保为被告提供最低限度的保障,而主要根据匿名证人的证词作出裁决,同时并未质疑是否有必要继续隐瞒证人身份。例如,2022年9月21日,克里米亚最高法院以造成2021年8月23日辛菲罗波尔附近天然气管道爆炸为由,判处三名克里米亚鞑靼男子13至17年有期徒刑,其中一人为克里米亚鞑靼人民代表机构克里米亚鞑靼人民议会第一副议长。在另外几起案件中,

¹ 见 RUS 13/2022 号文。本报告中提到的所有信函及相关答复均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search/TMDocuments>。

² 见对 RUS 13/2022 号文的答复。

³ 人权高专办,“关于乌克兰人权状况的报告:2022年2月1日至7月31日”(2022年),第127-129段。可查阅 www.ohchr.org/en/documents/country-reports/report-human-rights-situation-ukraine-1-february-31-july-2022。

⁴ 在本报告中,除另有说明外,“法院”指设在克里米亚的法院,如审理克里米亚居民受审案件,亦指设在俄罗斯联邦的法院。

至少有四名克里米亚鞑靼男子被剥夺了以本族语言出庭作证的权利⁵，也没有为他们提供翻译，尽管他们声称不能熟练使用俄语⁶。此外，有九名被告(均为男性)被带出各自的审判室，并被缺席审判，作为对他们试图用克里米亚鞑靼语在法庭上发言或在他们发言指控法官有偏见后的惩罚⁷。

B. 生命权以及身心健康、人身自由和安全的权利

1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人权高专办记录了俄罗斯安全部队在克里米亚以及在俄罗斯联邦占领的乌克兰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州部分地区侵犯生命权、自由权和人身安全权的情况。人权高专办收集的资料涉及于在克里米亚发生的 49 起这种侵权案件，还有在克里米亚与乌克兰其他地区间行政边界线两侧发生的 24 起这种侵权案件，因为受害者从俄罗斯联邦占领的乌克兰其他领土被非法转移到克里米亚。⁸ 实际案件数字可能要高得多，因为外界无法进入被占领土，而且这种侵权行为的幸存者和证人面临安全风险，从而使核实工作受到拖延。

13. 人权高专办记录了俄罗斯执法人员对五名男子和一名妇女使用酷刑和虐待的情况。在这些案件中，施害者对受害人实施酷刑和虐待，以期获取受害人电子设备密码等信息，并试图让他们自证其罪或作出针对第三方的证词。这些方法包括用双拳或木棍殴打、扼颈、扭曲手臂或手指、对耳垂、乳头和生殖器等身体部位使用电击(一种性暴力形式)、用便携式煤气炉去烧受害者的脚。在一起案件中，一名被怀疑是乌克兰“一个非法武装组织成员”的男性受害者在赫尔松州 Henichesk 一所社区学校的地下室被俄罗斯安全部队折磨了四天。施害者对他进行电击，从头到脚拳打脚踢，还故意避开他的面部。然后，他被用车从 Henichesk 越过行政边界线转移到辛菲罗波尔，在那里他再次受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官员的酷刑。

14. 人权高专办记录了 60 起任意逮捕案件(涉及 55 名男子和 5 名妇女)，其中 34 起(涉及 32 名男子和 2 名妇女)发生在本报告期内。最经常受害的群体包括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前军事人员、涉嫌从事破坏活动和间谍活动者、记者、据称是“诺曼·切莱比吉汗”克里米亚鞑靼营⁹的前成员、宗教少数群体和被认为持有

⁵ 法院以被告在学校上过俄语课作为拒绝的正当理由。

⁶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第三款(巳)项保障，如果被告不懂或不会说法庭上使用的语言，有权免费获得口译员的协助。见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和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的第 32 号一般性意见(2007 年)，第 40 段。

⁷ 这可能违反了《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第三款(卯)项，该项保障每一个被控犯有刑事罪的人有权亲自出庭受审。而关于不许被告进入法庭的问题，缔约国必须表明，尽管指称被告有破坏行为，但本国已采取一切合理措施确保被告继续出席审判。Domukovsky 等人诉格鲁吉亚(CCPR/C/62/D/623/1995-CCPR/C/62/D/624/1995-CCPR/C/62/D/626/1995)，第 18.9 段。如果被告的行为致使有理由将其带离法庭，主审法官应确定被告明确放弃了出庭的权利。法官应首先发出警告或考虑暂时休庭，告知被告当前行为的潜在后果。欧洲人权法院，Idalov 诉俄罗斯，第 5826/03 号申诉，2012 年 5 月 22 日的判决，第 176-178 段。

⁸ 其中 36 起侵权事件发生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其余的案件要么是在此之前发生但在本报告期内得到记录，要么可以定性为持续的侵权行为。

⁹ 2016 年成立的自愿准军事组织，但根据乌克兰法律没有官方地位。人权高专办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证实它参与了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之间的武装冲突。

亲乌克兰政治观点的个人¹⁰。在克里米亚境外被捕的受害者通常被关押在非官方地点，不受法律保护，遭到无记录的单独监禁，时间从几天到两个多月不等。他们的拘留通常只有在抵达克里米亚并移交给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后才得到正规化。在所有得到记录的案件中，法官在保释听证会上都驳回了受害者关于无记录拘留的申诉，从而进一步助长了施害者有罪不罚的现象。

C. 强迫失踪

15. 在 2014 年克里米亚被占领的第一年，强迫失踪现象普遍存在，2022 年再次成为一种主要的侵犯人权行为。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人权高专办的记录显示，在克里米亚和赫尔松州之间行政边界线上强迫失踪的风险增高，特别是在男子中¹¹。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跨越边界线者被带走接受额外检查时，检查包括在他们的移动设备上搜索任何可能被视为反俄或亲乌的言论或符号(见下文第三节 G 小节)。在被俄罗斯联邦占领期间，赫尔松州的居民也遭遇到类似的风险，被捕者之后被转移和关到克里米亚。在所有这些案件中，都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参与其中。在一起案件中，据称俄罗斯武装部队也参与其中。

16. 自 2022 年 2 月 24 日以来，人权高专办记录了七起(涉及 5 男 2 女)此类强迫失踪案件。在这些案件中，尽管律师和亲属向俄罗斯警方作了报告，并向当局提出了上诉，但人权高专办发现没有任何可信的资料表明对失踪案件进行了调查。至少在一起案件中，俄罗斯执法机构明确拒绝展开刑事调查，这在 2022 年 9 月 20 日致受害者律师的信中做了扼要说明。记录下来的案件表明，在最初的失踪期之后，俄罗斯联邦的联邦安全局、执法和监狱当局将有关人员长期单独关押在审前拘留中心，而且没有正式对他们展开任何刑事调查。亲属们报告说，当他们到拘留中心查问时，行政当局照例否认受害者在那里。五名受害者在亲属最终得知他们下落时，已经分别被强迫失踪 18 天至 8 个月。¹² 只有两起记录案件中的受害者最终获释，他们此前分别被秘密拘留了 18 天和 35 天，而没有提出任何指控。其他案件要么最终提起刑事指控，正式实施逮捕和拘留(1 起案件)，要么因酷刑伤害和缺乏医疗而致人死亡(1 起案件)。

17. 在记录的一起标志性案件中，一名年轻的克里米亚鞑靼男子于 2022 年 7 月 23 日从赫尔松州前往克里米亚时失踪。他的亲属得到消息说，他或者是在试图越过行政边界线时被拦截，或者是在赫尔松被捕后被强行移送克里米亚。他的家人和一名私人聘请的律师多次试图确认他的下落，但没有得到俄罗斯联邦占领当局的实质性答复。这名男子一直处于强迫失踪状态，直到 2022 年 10 月才被提起刑事指控。他的亲属随后得知，在被起诉之前，他被关押在辛菲罗波尔的一个审前拘留中心，没有任何正式身份或明确的法律依据。

¹⁰ 所有这些人都是在没有司法逮捕证、逮捕报告或出具充分逮捕理由的情况下被逮捕的。

¹¹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人权高专办记录了行政边界线上五起新的强迫失踪事件，而 2014 年至 2021 年期间记录的强迫失踪事件为九起，人权高专办还收到了关于可能构成强迫失踪的其他案件和系统性做法的指控。

¹² 包括两名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仍然失踪的人士。

18. 2022 年 5 月，在一起得到记录的案件中，一名来自赫尔松市的妇女在自家公寓中受到俄罗斯武装部队搜查，之后被逮捕。这些人告诉她的亲属，他们要带她去“检查”，第二天就让她回家。事实上，她在不明地点被单独监禁了几个星期，然后被强行移送到克里米亚，并被关押在一个审前拘留设施中。2022 年 6 月，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对该女子父亲的询问作出了正式回复，据人权高专办称，该回复仅列出了关于她反对“特别军事行动”的泛泛指控。2022 年 9 月，警方证实该女子被关押在辛菲罗波尔的一个审前拘留所，但没有提供任何关于对她的指控或她被关押原因的信息。当她的亲属试图前往审前拘留所探视她时，行政当局否认她关在那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多次拒绝该妇女亲属提出的与她联系的请求。¹³ 俄罗斯当局也不许她与律师进行任何接触。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俄罗斯监狱当局仍在隐瞒该女子的状况和下落，这构成了强迫失踪。尽管她的亲属一再提出要求，但仍无法获得关于拘留她的法律依据的信息。

1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人权高专办记录了在克里米亚的共 4 起强迫失踪案件，使 2014 年以来记录的此类案件总数达到 55 起。这些案件涉及 48 名男子和 7 名妇女，其中 13 人仍然失踪。¹⁴ 在 2 起案件中，强迫失踪导致受害者死亡。在 6 起（其中一起涉及一名妇女）案件中，后来发现受害者被关在官方拘留中心，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他们仍被关押在那里。在 34 起案件中，包括 6 名妇女在内的受害者后来获释。在编写本报告时，没有任何一名受害者得到任何形式的补救。¹⁵

D. 被拘留者的权利

20. 2022 年 9 月，俄罗斯当局在辛菲罗波尔启用了新的审前拘留中心，即 2 号中心。该中心位于现有的 1 号监狱院内，有能力容纳 300 多人。据人权高专办称，10 月，占领国开始将因涉及武装冲突而被拘留的个人从乌克兰其他被占领地区转移到 2 号审前拘留中心。大多数被拘留者是在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州被捕的。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人权高专办收到了一致和可靠的报告，称 2 号审前拘留中心的条件不够，可能构成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包括与外界完全隔离，剥夺户外活动的权利（每两周只有一次 20 分钟的户外步行）¹⁶，牢房内不间断地进行视频监控，规定保持站立姿势，白天不能坐卧。

21. 被拘留者也报告说医疗服务不足，包括被非法转移到俄罗斯联邦受审或服刑的被拘留者¹⁷。在一起案件中，俄罗斯联邦顿河畔罗斯托夫一个审前拘留中心的狱医据称一再拒绝到牢房中探视一名来自克里米亚的老年被拘留者，尽管他声称

¹³ 不过，受害人还是设法将一些信件转交给了她的亲属。

¹⁴ 这包括新的强迫失踪案件，在这些案件中，亲属收到关于受害者情况或下落的不一致信息。

¹⁵ 见联合国乌克兰人权监测团，“暂时被俄罗斯联邦占领的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发生的强迫失踪事件”（2021 年）。可查阅 <https://ukraine.un.org/en/123652-enforced-disappearances-autonomous-republic-crimea-and-city-sevastopol-ukraine-temporarily>。

¹⁶ 这违反了《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纳尔逊·曼德拉规则》）第 23 条第(1)款，其中规定，在天气允许情况下，每名不从事户外工作的囚犯每天至少应有一小时的适当户外活动。

¹⁷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日内瓦第四公约》），第七十六条。

最近患了中风。由于他不能走路，他不得不让狱友抱他上楼去看医生。据被拘留者的律师称，医生拒绝提供全面的医疗检查和确认被拘留者是否患有中风。在另一起案件中，据报告，辛菲罗波尔一个拘留中心的工作人员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拒绝为一名来自赫尔松州、身患多种疾病的被拘留者提供医疗协助，直到他绝食后才批准了他看狱医的请求。

E. 意见、表达、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

22. 俄罗斯当局继续以“旨在诋毁”和“阻挠”俄罗斯武装部队的“公开行动”为由起诉个人。¹⁸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人权高专办记录了 127 起起诉(针对 93 名男子和 34 名妇女)，其中 126 起已被定罪(针对 92 名男子和 34 名妇女)。2022 年一年中，定罪数字逐步上升。得到人权高专办核实的定罪判决最终判处 30,000 至 75,000 卢布不等的罚金和 5 至 15 天的监禁。这些罪名的推出进一步限制了在克里米亚通过社交媒体或其他手段表达不同意见和批评的本已有限的公民空间。此外，克里米亚居民还会因私下谈话中的各种言论被定罪，例如将“俄罗斯总统与阿道夫·希特勒”作比，提到俄罗斯的“攻击”或“侵略”，批评俄罗斯军队使用的“Z”和“V”符号，以及提到对克里米亚的占领。受到起诉的行为包括通过在线帖子和评论以及使用“反战”标签公开表达意见，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其他用户的内容和在公共场所发表口头演讲，例如呼吁结束战争、批评俄罗斯军事活动和俄罗斯联邦总统以及提及战争罪、占领、平民的痛苦和“恐怖主义国家”等。一些定罪涉及非言语表达，包括因在手机上观看介绍拜拉克塔尔无人机的视频剪辑、佩戴蓝黄色臂章、展示反战纹身以及在咖啡馆要求唱片师播放展示乌克兰军队的视频剪辑而被定罪。人权高专办审阅的判决书显示，证据往往由向当局举报的人提供。这些定罪造成的是任意拘留，因为定罪是对受害者合法行使表达自由权的回应，定罪的法律依据不符合国际人权法和人道法。人权高专办回顾，《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保障表达自由，包括个人批评政治人士、政府和政策而不必担心受到干涉或惩罚的权利。¹⁹

23. 在一起标志性案件中，六人(3 男 3 女)被控公开展示“极端主义”组织的标志和诋毁俄罗斯武装部队，此前两天即 9 月 10 日，在 Bakhchysarai 一家餐馆举行的婚礼上播放了一首乌克兰爱国歌曲。9 月 13 日，当地一家法院判定唱片师、新娘和新郎的母亲、一名客人和餐馆老板及老板娘有罪。其中四人被判处 5 至 15 天拘留，其余两人被勒令缴纳罚款。法院认为，歌手在这首歌中呼吁“从莫斯科的锁链中解放我们的兄弟乌克兰人”这一句构成对俄罗斯武装部队的诋毁。

24. 对行使意见和表达自由权的限制尤其影响到克里米亚的教师。学校高级管理层通过教职员集体会议和个别谈话方式，向教师们施加压力，要求他们积极肯定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并在学生中对此培养积极的态度，并一概避免批评俄罗斯当局。拒绝遵守这些准则的教职员面临报复和制裁。在一起记录的案件中，学校行政部门在学生家长提出投诉后拒绝延长一名克里米亚鞑靼教师的合同。这名教师与学生们讨论了关于俄罗斯武装部队在乌克兰侵犯平民人权的指控。

¹⁸ 根据《俄罗斯联邦行政违法法》第 20.3.3 条，应受惩罚。

¹⁹ 例见人权事务委员会，Marques de Morais 诉安哥拉，(CCPR/C/83/D/1128/2002)，第 6.7 段。

她还因“诋毁”俄罗斯武装部队而被定罪²⁰。2022年8月10日，克里米亚最高法院维持了对她的定罪和罚款3万卢布的判决，确认她表达“个人意见以操控他人意见”。法院没有提到受害者的意见和表达自由权，也没有提到平衡她的权利与任何合法公共利益的必要性。鉴于该名妇女的合同因“行为不当”而被终止，她不可能在本城找到新的教学职位，从而被迫到别的地区寻找工作。²¹

25. 对“诋毁”俄罗斯武装部队的起诉也妨害和平集会权的行使。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只要公开表达支持和平的意见或批评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都会被起诉，包括对个人抗议的起诉，在这些抗议中，受害者举着“反对战争”和“要和平”的海报。人权高专办回顾指出，持不同政见者和表达少数意见者的和平集会权必须得到保障。

26. 俄罗斯当局维持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而推行的对“公共及群众活动”的普遍限制，事实上禁止了在克里米亚的和平集会。俄罗斯当局没有说明维持这种普遍限制的必要性。然而，所谓的“克里米亚共和国元首”通过一系列命令，对普遍禁令规定了个别例外。这些例外包括对俄罗斯联邦总统、俄罗斯武装部队和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表达支持的公共活动，以及配合区域和地方占领当局而举办的其他“爱国”活动、体育活动和官方公共活动。普遍禁止集会和公共活动，又基于政治信号和与当局的关系而对特定集会和公共活动实行例外，这是对和平集会权利的侵犯。

27. 据人权高专办称，克里米亚继续存在恐吓地方活动人士、公民记者、社区领导人和积极发表批评性政治意见者的做法。有一个案件很能说明问题。俄罗斯执法当局每年例行向一名也参与人权工作的克里米亚鞑靼族社区领袖发送四至五份书面“警告”。这些“警告”告诫不要从事“极端主义活动”和违反当地关于和平集会的立法，而且这些警告都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鞑靼人纪念活动日期临近时发出，如乌克兰独立日或克里米亚鞑靼国旗日。检察官或俄罗斯其他执法部门来到该男子家中，送达书面“警告”。俄罗斯执法当局的这些行动对组织基层集会或任何其他可能被视为表达政治异议的公共活动的计划产生了寒蝉效应。

28. 在克里米亚，媒体自由、公民行动和获取信息都受到俄罗斯联邦法律的不利影响，这些法律认定接受外国、外国政府机构、国际和外国组织或外国公民资助或其他形式不明的“支持”的媒体具有“外国代理人”身份。自由欧洲电台/解放电台及其克里米亚时事频道(Crimea.Realities)都被俄罗斯当局列为外国代理人。²² 对这种身份有严格的注册、报告和公开披露要求，而对其他媒体组织则没有这种规定。

²⁰ 在克里米亚实施这种立法违反了俄罗斯联邦作为占领国应遵守被占领土刑法的义务。A/77/220, 第21段。

²¹ 仅以政治见解为由解雇任何人都是违反国际人权法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Orihuela Valenzuela 诉秘鲁(CCPR/C/48/D/309/1988), 第6.4段。

²² 此外, 几家报道克里米亚社会经济状况的俄罗斯媒体, 包括 Dozhd 和 Meduza, 也被强加了“外国代理人”的身份。

29. 2022 年 12 月 1 日，俄罗斯关于“受外国影响的个人活动管控”的新法律生效。²³ 俄罗斯当局在克里米亚也适用这项法律，该法扩大了确定个人或组织是否构成“外国代理人”的依据，推出了是否对该人施加“外国影响”的标准。来自乌克兰其他地区的对克里米亚媒体、民间社会组织或个人的任何资助或其他“影响”都会自动触发适用“外国代理人”身份。被列为“外国代理人”的媒体机构、民间社会组织或个人制作的任何材料都必须附带“外国代理人”的标签，这被广泛认为是一种污名化。不遵守这一要求可能导致俄罗斯当局的罚款和刑事起诉，并有入狱的风险。关于这一问题，通过法律实现民主欧洲委员会批评说，俄罗斯联邦的“外国代理人”法规是“对基本人权包括结社和表达自由、隐私权、参与公共事务权以及禁止歧视规定的严重侵犯”。²⁴

F. 宗教或信仰自由

30. 克里米亚的宗教团体和个人继续根据俄罗斯联邦法律下广泛禁止传教活动的规定受到起诉²⁵。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人权高专办记录了 2022 年提起的 13 起新的案件，罪名都涉及传教，这些案件针对五个宗教组织和八名个人(七男一女)，包括穆斯林(五起)、福音派(三起)、犹太(一起)、异教徒(一起)和新教(一起)。²⁶ 这些案件的源起是适用俄罗斯联邦反极端主义法并对受禁止的“传教活动”作过于宽泛的解释。法院对信奉宗教或信仰活动作出有罪判决，却没有证实被告的行为构成传教，也没有分析对“传教活动”的普遍禁令与宗教或信仰自由之间的关系。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内容而没有标明宗教组织的正式全名，在没有正式文件授权伊玛目代表该宗教组织“开展传教活动”和/或清真寺没有登记为属于该宗教组织的情况下由伊玛目率领当地会众祈祷，在清真寺中由非该寺的正式伊玛目主持穆斯林仪式和活动，在私人家中进行福音布道，上述种种活动都导致个人和宗教团体受到起诉。法院对个人处以 3,000 至 20,000 卢布的罚金，对宗教组织处以最高 30,000 卢布的罚金。

G. 行动自由

31. 俄罗斯联邦 2022 年 2 月 24 日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对该国居民及行动自由产生了重大影响，导致克里米亚与乌克兰其他地区之间的社会联系进一步淡化。由于受到入侵，乌克兰政府暂时失去了对与克里米亚行政边界线过境点的控制。此后，俄罗斯当局利用过境点实施所谓的“过滤”制度，进行安全检查，尤其针对男子。在“过滤”过程中，俄罗斯武装部队经常对人员进行搜身，有时还强迫他们裸体受检，并详细询问他们的个人背景、家庭关系、政治观点和效忠对象。根据人权高专办收到的可靠报告，这种做法带来大量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侵犯自由权、人身安全权和隐私权。“过滤”还涉及收集个人资料，包括敏感的个人资料，以及检查移动电话内容。人权高专办的记录表明，那些未能通过“过滤”

²³ 第 255-FZ 号联邦法。

²⁴ 通过法律实现民主欧洲委员会，第 1014/2020 号意见，2021 年 7 月 6 日。

²⁵ A/75/334，第 28 段。在克里米亚适用这种立法违反了俄罗斯联邦作为占领国根据《日内瓦第四公约》第六十四条具有的尊重被占领土刑法的义务。

²⁶ 在两起案件中，有关个人的宗教信仰不明。

制度的人，例如被认为持亲乌克兰观点的人，遭到任意拘留、酷刑、虐待和强迫失踪(见上文三. C 节)。“过滤”制度阻碍了人们行使行动自由权，因为它根据人们被认为持有的看法来确定目标，而不是评估这些人构成安全威胁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人权高专办进行的访谈显示，乌克兰其他临时被占领土，特别是赫尔松州的居民别无选择，只能通过“过滤”制度通行，因为他们由于敌对行动被迫离开这些领土外出寻逃难，而走克里米亚是唯一的路线。

32. 在一起记录的案件中，赫尔松州的一名出租车司机带着妻子和未成年女儿前往克里米亚，未能通过行政边界线的“过滤”制度检查。他被任意拘留了两天多，待在检查站的一座行政大楼里，没有得到任何解释。当时至少还有 20 人也被拘留在那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随后将他移送辛菲罗波尔，指控他犯有“参加非法武装组织”的刑事罪，因为他被指控协助“诺曼·切莱比吉汗”克里米亚鞑靼营。²⁷ 尽管受害人否认这些指控，但在被拘留近 7 个月后，他被判处 8.5 年监禁，判罪的依据是匿名证人和鞑靼营两名前成员的证词。

H. 产权

33. 根据国际人道法，私有财产必须得到尊重，占领国不得没收，除非出于迫切的军事需要而必须没收这些财产。²⁸

34. 2022 年 10 月 18 日，所谓的“克里米亚国务委员会”²⁹ 通过了一项决议³⁰，允许没收截至 2022 年 2 月 24 日属于对俄罗斯联邦或其实体实施了“不友好行为”的国家及其国民的私有财产。³¹ 据人权高专办称，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通过这场被正式定性为“国有化”的大规模没收行动，俄罗斯当局无偿征收了克里米亚的 156 处房地产。³² 虽然俄罗斯联邦官员公开宣布，这种没收应只针对那些在当前武装冲突中对俄罗斯做出“敌对行为”并为乌克兰政府提供资金者的资产³³，但决议文本表明，这项行动今后有可能扩大到克里米亚境内所有乌克兰公民或法律实体的财产，无一例外。

²⁷ 据检察官说，受害人维护该营营地的设施，并向该营提供食物和衣服。

²⁸ 1907 年《关于陆战法规和习惯的章程》(《海牙章程》)，第四十六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国际人道法数据库，规则 51(c)。

²⁹ 俄罗斯联邦在克里米亚设立的行政机构。

³⁰ 见“克里米亚国务委员会”2022 年 10 月 18 日第 1417-2/22 号决议。关于在克里米亚没收私有财产的情况，见 A/74/276，第 54 段；人权高专办，“暂时被占领的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的人权状况”，2014 年 2 月 22 日至 2017 年 9 月 12 日，第 171-176 段；人权高专办，“关于乌克兰人权状况的报告，2018 年 2 月 16 日至 5 月 15 日”，第 100-101 段。

³¹ 对俄罗斯联邦实施“不友好行为”的国家名单经俄罗斯联邦政府 2022 年 3 月 5 日第 430-r 号法令核准。除乌克兰外，还包括加拿大、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欧洲联盟成员国。

³² 见“克里米亚国务委员会”2022 年 11 月 2 日第 1459-2/22 号、2022 年 12 月 1 日第 1501-2/22 号和 2022 年 12 月 14 日的 1540-2/22 号决议。没收属于某个个人或法律实体的不动产的决定是根据一个特别的“反恐主义委员会”的决定作出的。

³³ 见 <https://crimea-news.com/economy/2022/10/31/984827.html>(俄文)；<https://trkmillet.ru/nacionalizirovannye-v-krimu-v-yetom-go/>；和 <https://ria.ru/20221228/imuschestvo-1842047227.html>(俄文)。

35. 在克里米亚拥有土地而无俄罗斯公民身份的个人，包括乌克兰公民，继续面临因第 201 号俄罗斯联邦总统令而失去土地的风险。该法令规定，克里米亚 27 个地区的土地所有权仅限于俄罗斯公民和法律实体。³⁴ 2022 年，非俄罗斯公民或公司在克里米亚拥有的地块数量与上一年相比没有明显变化，从约 6,400 块仅略微减至近 6,100 块。³⁵ 在俄罗斯当局于 2022 年 3 月对涉及“对俄罗斯联邦实施不友好行为”国家的国民的所有房地产交易采取措施后，处置此类地块的可能性进一步受到限制。这些措施包括要求获得政府外国投资监测委员会的批准，并将此类交易的收益存入特别银行账户。³⁶ 人权高专办发现，除非获得俄罗斯联邦公民身份或将土地处理掉，否则克里米亚的非俄罗斯人土地所有者会面临通过强制出售或“国有化”失去土地的风险。

I. 人口转移和国籍

36. 国际人道法对受保护人员的强制转移和驱逐作出了规定，并严格限制了可以进行这种转移和驱逐的条件和情况。³⁷

37. 在俄罗斯联邦占领乌克兰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州部分地区期间，俄罗斯安全部队将平民从这些被占领土转移到克里米亚。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人权高专办收集了关于 23 名居民的资料，他们在乌克兰被占领地区被捕，并被俄罗斯当局转移，经过行政边界线送到辛菲罗波尔的一个审前拘留中心。³⁸ 据报告，在转移过程中，受害者一直戴着手铐，而且常常被蒙住眼睛，没有任何可能采取反抗行动。人权高专办有合理的理由相信，这类受害者的实际人数要高得多。³⁹

38. 与此同时，俄罗斯当局继续将他们认为是“外国人”的乌克兰公民从克里米亚转移到俄罗斯政府控制的乌克兰领土。2022 年，克里米亚的俄罗斯法院对没有俄罗斯护照的个人发出了 341 份转移令，其中至少有 47 人是乌克兰公民(40 名男子和 7 名妇女)，前上一年减少了约 40%。这一下降的原因是，俄罗斯联邦 2022 年 7 月 11 日第 440 号总统令简化了乌克兰人归化入籍为俄罗斯公民的程序。⁴⁰ 据俄罗斯联邦统计，2022 年 1 月至 11 月，克里米亚共有 57,377 人获得俄罗斯国籍，其中 57,348 人通过简化程序获得。这比 2021 年同期增加了 492.5%。在塞瓦斯托波尔，2022 年 1 月至 11 月期间有 2,507 人获得俄罗斯公民身份，其中 1,485 人

³⁴ A/HRC/50/65, 第 40 段。

³⁵ 见克里米亚国家登记和地籍委员会代表的声明，2022 年 8 月 15 日。可查阅 <https://gkreg.rk.gov.ru/ru/article/show/3648>。

³⁶ 俄罗斯联邦 2022 年 3 月 1 日第 81 号总统令，经修订。

³⁷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四十九条。

³⁸ 他们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破坏活动、参加非法武装组织或其他刑事犯罪。

³⁹ 2022 年 12 月，从乌克兰其他地区非法转移至克里米亚并被关押在 2 号审前拘留中心的总人数不少于 110 人。见 <https://krymsos.com/en/oglyad-sytuacziyi-v-krymu-gruden-2022/>。

⁴⁰ 根据该法令，所有乌克兰公民都可以在提交申请后经由简化程序获得俄罗斯公民身份。

以简化只装获得。⁴¹ 由于简化了获得俄罗斯公民身份的程序，加上持续将乌克兰公民转移出克里米亚的做法，使得克里米亚无俄罗斯公民身份的合法居民人数进一步减少，从 2021 年的 14,626 人减少到 2022 年的 10,622 人。⁴²

J. 强行征兵

39. 根据国际人道法，占领国不得强迫被保护人在其武装或辅助部队服务。以获得志愿应募为目的之压迫及宣传均所不许⁴³。

40. 2022 年 9 月 21 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发布命令⁴⁴，开始武装部队征兵运动，范围扩大到居住在克里米亚的乌克兰国民。虽然从克里米亚被征召的乌克兰国民的确切人数不详，但人权高专办注意到许多关于克里米亚男性居民被征召加入俄罗斯武装部队并参加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进攻的报告。⁴⁵ 除了这次征兵，俄罗斯联邦在 2022 年进行了两次常规征兵，征召克里米亚男性居民服兵役。这就使自 2014 年占领开始以来进行的征兵总数达到 16 次。俄罗斯官方宣布，在 2022 年的最后一次征兵中，有 2,500 名克里米亚男子被征召入伍。

41. 通过对逃避兵役进行刑事起诉而强制征兵的做法还在继续。俄罗斯联邦占领当局适用的俄罗斯刑法规定，对逃避兵役者处以罚款、劳动教养和最高两年的监禁。⁴⁶ 逃避兵役的定罪并不能免除该人完成兵役的义务。人权高专办记录了 2022 年向法院登记的 112 起针对男子的逃避兵役案件，而 2021 年和 2020 年分别为 123 起和 78 起。在 2022 年登记的案件中，根据人权高专办的记录，在 72 起案件中被告或被判处刑事定罪和罚金(71 起)⁴⁷ 或被法院罚款同时终止刑事诉讼(1 起)。⁴⁸ 罚金从 8 000 卢布到 180 000 卢布不等。男子通常因在收到正式征兵通知后未向当地征兵委员会报到而被定罪。在一起案件中，辛菲罗波尔中央区法院对一名没有收入来源的二年级学生定罪并处以 50 000 卢布的罚金。在另一起案件中，该法院对一名未到军事征兵委员会报到的大学生定罪并处以 35 000 卢布的罚金。

⁴¹ 俄罗斯联邦内务部，“2022 年 1 月至 11 月俄罗斯联邦移民活动主要指标汇编”。可查阅 <https://мвд.рф/Deljatelnost/statistics/migracionnaya/item/34428645/>(2023 年 1 月 27 日访问)。总体而言，2022 年 1 月至 11 月，俄罗斯当局在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市签发了 233,747 本俄罗斯护照，比 2021 年增加了 116.08%。其中包括向年满 14 岁的儿童和已被视为俄罗斯公民但因各种原因没有俄罗斯护照的成年人批发的入籍和护照。

⁴² 见俄罗斯联邦内务部，《俄罗斯联邦 2022 年 1 月至 12 月按国家和地区列的移民情况部分指标》。可查阅 <https://мвд.рф/Deljatelnost/statistics/migracionnaya/item/35074711/>(2023 年 1 月 27 日访问)。这些人占克里米亚包括塞瓦斯托波尔总人口的近 0.5%。

⁴³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五十一条。强迫被保护人在敌对国部队中服役严重违反《日内瓦第四公约》第一四七条，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的战争罪。

⁴⁴ 第 647 号命令。可查阅 <http://publication.pravo.gov.ru/Document/View/0001202209210001?index=0&rangeSize=1>(俄文)。

⁴⁵ 人权领域的非政府组织也继续报告属于俄罗斯武装部队的克里米亚裔战斗人员被打死和俘虏的人数。见克里米亚人权组织，“克里米亚的人权状况和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的 250 天”，第 22 页。可查阅 https://crimeahrg.org/wp-content/uploads/2022/12/250_bookend-upd.pdf。

⁴⁶ 《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 328 条。

⁴⁷ 这些数字不应被解释为表明其它案件的结果是无罪释放。人权高专办只统计可以通过审查判决书全文得到核实的刑事案件。

⁴⁸ 《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 76 条第(2)款规定，对已弥补罪行所造成损害的初犯者处以罚金，而不做出刑事处罚。在实践中，法院判处的罚金数额与有罪判决中判处的数额相当。

42.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人权高专办共记录了 284 起在克里米亚被占领期间因逃避兵役而受到的法院处罚。⁴⁹

43. 将服兵役者获得关于在当前武装冲突中对乌克兰使用武力情况的独立资讯的机会仍然受到严重限制。此外，在学校开设关于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所谓“特别军事行动”的特别课程，加上俄罗斯国家控制的报道，这些都可被视为旨在确保民众支持参与针对乌克兰的敌对行动和鼓励自愿入伍的措施。

四. 结论和建议

44. 根据大会第 77/229 号决议，秘书处采取了一切必要步骤，确保所有联合国机构在执行该决议时进行充分和有效的协调。

45. 尽管当前的敌对状态意味着进入克里米亚的前景渺茫，但我继续寻求各种方式方法，以确保现有的人权监测机制能够安全和不受阻碍地进入克里米亚，特别是支持人权高专办和乌克兰人权监测团的工作，并与相关区域组织以及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等国开展接触。

46. 我继续进行斡旋，以便与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讨论克里米亚问题，提出大会第 77/229 号决议所述关切事项。秘书处在向安全理事会通报乌克兰事态时，继续酌情提及克里米亚内部和周边事态，同时根据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一贯重申联合国致力于乌克兰在国际公认边界内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47. 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尽管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也愿意与联合国就这一问题保持接触，但仍然无法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来确保人权高专办不受阻碍地进入克里米亚。进入克里米亚对于就该地的人权状况开展第一手的监测和报告至关重要。我敦促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尽一切努力确保人权高专办以及国际和区域人权监测机制不受阻碍地进入克里米亚和被俄罗斯联邦暂时占领的乌克兰其他领土，使大会相关决议切实得到执行。我将在这方面继续寻求可能机会，找出切实可行的途径。

48. 我呼吁俄罗斯联邦在克里米亚和被俄罗斯联邦暂时控制的乌克兰其他领土上履行该国根据国际法，包括《联合国宪章》、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承担的义务。特别是，俄罗斯当局应充分遵守绝对禁止酷刑的规定，确保对在克里米亚发生的所有虐待、酷刑、性暴力、任意逮捕和拘留的指控进行独立、公正和有效的调查。俄罗斯联邦有义务确保被剥夺自由者的权利得到充分尊重。任何人不应遭到强迫失踪。我呼吁当局立即有效调查所有强迫失踪案件。律师必须能够在不受恐吓、阻碍、骚扰或不当干预的情况下履行专业职能。

49. 个人应能行使行动自由权，除非有合理正当的安全理由，否则个人的私人和家庭生活权不应受到任何无理侵犯，包括在与克里米亚的行政边界线上对旅行者进行所谓的“过滤”做法时不应作出此种侵犯。我呼吁俄罗斯联邦结束在被占领土内外转移受保护人员包括被拘留者的做法，除非是由于所涉平民的安全需要或出于迫切的军事理由。俄罗斯联邦还应确保允许以前从乌克兰其他地区转移到克里米亚和从克里米亚转移到俄罗斯联邦的所有受保护人员返回家园。

⁴⁹ 这是人权高专办提供的保守计算。人权高专办只统计可以通过审阅判决书全文得到核实的案件。

50. 我敦促俄罗斯联邦确保在克里米亚的所有个人和团体都能行使和平集会权以及表达、意见、结社、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权，不以任何理由实行歧视或无理干涉。特别是，个人必须能够表达对俄罗斯当局和乌克兰武装冲突的批评意见，而不必担心遭到报复，如监禁或其他惩罚。

51. 我还呼吁俄罗斯当局为独立和多元化的媒体和民间社会组织创造安全的环境，不要报复或压制批评和不同观点。媒体不应被随意取缔，也不应规定繁琐的登记、报告或公开披露要求。我敦促俄罗斯联邦支持人权维护者，包括妇女人权维护者，不要干涉他们的工作，包括在和平集会期间。俄罗斯联邦应结束对和平集会一概禁止的政策，不要向可能的参与者发布警告或做出威胁。COVID-19 抗疫措施不应被用作对和平集会施加任意和选择性限制的借口。

52. 任何人都不应因信奉自己的宗教或信仰，包括因集体礼拜和传教活动，而受到刑事指控或拘留。宗教团体应享有进入自己礼拜场所的权利，应能够自由集会进行祈祷和开展其他宗教活动。

53. 俄罗斯联邦不应限制克里米亚和乌克兰其他地区之间的行动自由。对自由行动的任何限制都必须与合法目的相称，而且不能具有歧视性。

54. 俄罗斯联邦必须立即停止招募居住在克里米亚的乌克兰国民加入俄罗斯武装部队，停止任何使他们自愿应征入伍的压力或宣传。克里米亚的受保护人员不应因拒绝应征加入俄罗斯武装部队而受到处罚或刑事起诉。

55. 俄罗斯联邦还必须恢复因克里米亚实行“国有化”而被剥夺所有权的原持有者的财产权。

56. 我呼吁各国支持为保护克里米亚的人权而努力的人权维护者，继续支持联合国的工作，以确保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在克里米亚得到尊重。而其他有关国家重启对话，为国际和区域人权监测机制不受阻碍地进入克里米亚提供便利，这一点始终是关键所在。